

典藏房龙



(美) 房龙 著

未完成的自传

朱子仪 译

Van Loo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典藏房龙

(美) 房龙 著

未完成的自传

朱子仪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完成的自传 / (美) 房龙 (Van Loon, H. W.) 著;
朱子仪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0. 6

(典藏房龙)

ISBN 978 - 7 - 200 - 08294 - 4

I. ①未… II. ①房… ②朱… III. ①房龙,
H. W. —人生观 IV. ①K837. 1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375 号

典藏房龙

未完成的自传

WEI WANCHENG DE ZIZHUAN

(美)房龙 著

朱子仪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90 × 1240 32 开本 6.375 印张 171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8294 - 4/K · 845

定价:21.9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总序

房龙的书——美国历史写家的中国经典

朱子仪

对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无须多加介绍，他的书的中译本早已铺天盖地。关于他的生平，在这里只需要简要说说以下五点。

第一，房龙是移民作家。出生于荷兰的他求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慕尼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国籍，娶了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小姐为妻。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他说英语始终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但他却用英文写作并成为著名作家。他在美国成名，但骨子里仍是欧洲人。只是当纳粹瘟疫横扫欧洲，隔绝了他与欧洲的联系之后，他才明确地称自己是美国人。

第二，房龙是多产作家，自处女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到去世后出版的《未完成的自传》，他连写带编带画完成了40多本书。如此之高产，授予他“写家”的称号当之无愧。从书的内容看，房龙主要是“历史写家”。

第三，房龙是畅销书作家。做畅销书本来就不易，把历史做成畅销书在当时的出版界堪称奇迹。房龙的书名列畅销书榜的有《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等，其中《人类的故事》

共印了32版。

第四，房龙是坚定的人文主义者。正像欧美文学专家钱满素女士所概括的，贯穿房龙著作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他以一本《我们的奋斗》向希特勒公开宣战，历史学家的预见和责任感促使他成为反纳粹的斗士。

第五，房龙讲究文化品位和生活情趣。知识修养自不必说，他颇有画瘾，会拉小提琴，喜欢社交宴饮活动，谈吐风趣，交友广泛。个人的品位和情趣，决定了他的书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层次和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写历史书的美国作家肯定不少，美国读者为何选择了房龙？因为当时的美国人需要在情感上拉近与旧大陆（欧洲大陆）的关系。尽管他们时常为大洋隔绝开那个大陆而感到庆幸——那里的麻烦不会蔓延到“独立”的美国，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正因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进行着重塑，美国人自觉或不自觉想重新找回与旧大陆的精神联系。读书界迫切需要一位甚至多位称职的沟通者和引导者脱颖而出。于是他们选中了房龙——一个有深厚欧洲背景的美国作家，一个能把欧洲历史文化讲述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学者。

房龙的使命并不轻松，大题材、大信息量、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其实大批成年读者都在读他的书）、图文结合、语言风趣是读者给他作品的基本定位。符合这个基本定位的书就畅销，如《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偏离这个定位的房龙作品往往受到读者的怠慢。作为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他一而再地去尝试拓展新的空间，从传记小说、寓言漫画书到政论著作，却

一次又一次被迫回到原先的定位上。表面上是出版商的销量问题，但就房龙这样的历史作家而言，销量多少倒是真切地折射出读者对其作品的认可程度。他内心既要装着读者的需求，又要装着自我表现的欲望；不顾前者他的书就没了畅销的前提，缺乏后者他的书就丧失了生命力。他那几部名作的诞生都是在两者之间找准平衡点的范例。

时隔40年，中国读者为何仍选择房龙？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处于跟当时美国相似的境况之中。中国要摆脱长期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状态，努力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以往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缺乏就凸显了出来，政治风向标下的片面阐释严重妨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沟通。尽管以时尚内容为代表的欧美表层文化在中国“抢滩”，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传达的文化内容却支离破碎，无法在中国人面前拼凑出西方文化比较完整的图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读者很偶然地重新发现了房龙。

第一次对房龙的发现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每一部房龙较重要的书问世，都能在当时的中国听到反响。郁达夫为《古代的人》（即《文明的开端》）中译本作序，认为房龙文笔的魔力在于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于讲述科学。曹聚仁多次强调《人类的故事》对他的吸引力，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再没有别的书这么吸引他了。《万能的人》（即《奇迹与人》）中译本序言中指出房龙的这本书是“我国人民的暮鼓晨钟”，“在不注意发明的中国，把这本书译过来是对症下药，特别相宜的”。徐懋庸在《申报》发表杂感热情推荐《房龙地理》，称他是把这部书当小说来读的。这部大书竟有三种中译本几乎同时问世。《圣经的故事》中译本特地刊登房龙给译者的回信。当时已54岁

的房龙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指出：“主要是因为
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
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想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
会从中学到他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背景知识。
我并非一门心思想要把历史通俗化，我更注重的是使历史‘人性
化’……”

房龙的书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译介，到了 80 年代现
成地拿来是再自然不过了。选择房龙而不是外国别的历史作家有
其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拿来”不是仅供一时的怀旧或临时的
将就，而是“热读”和“热销”了近 30 年，这样一来偶然中就
有其必然了。房龙的作品浅显而不肤浅，坦诚而不偏执，生动风
趣而不故弄玄虚。人们从房龙书中体味到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感
受，学究式作家同样大部头的作品根本无法企及。因此，中国读
者对房龙的青睐，恰好证明他的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向西方历
史文化的入门渠道。他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以“人类
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为线索来贯穿，异常开阔的眼界令习惯
于闭门思考的中国读者深受感动，因为在这个线索之中，中国的
历史文化天然地纳入了人类发展的脉络。他对宽容的呼吁，凝聚
了他对西方漫长的不宽容历史的反思，这种呼吁在中国读者对历
史和惨痛经历的回眸中更是赢得了强烈的共鸣。一家美国报纸在
刊登房龙去世消息时，用的标题是“历史成就了他的名声”；而
在中国读书界，历史成就房龙的书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

尽管房龙一生都处于出版商的追捧之中，但这位作家的价值
不只是商业方面的。正是他让无数的人走进了原先他们不敢奢望
走进的高雅文化和异域文化的殿堂。他甘心充当热心的向导，你
从他嘴里听到的不是预先背出来的干巴巴的解说词，而是一个接

一个生动的故事。说到兴头上，他就边讲边画，寥寥几笔，就足以激活你的想象力，启迪你深层次的思考。原来历史也有如此活泼的个性！房龙作品的许多读者都这么惊叹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能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信任自己，彼此视为亲密的朋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视这种愿望为奢望。他们无法做到的，房龙却做到了。凡读过房龙作品的，都会对他那一见如故、亲和坦诚的姿态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9年至2001年，北京出版社分两批推出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在房龙著作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为读者摆下了一桌房龙原汁原味的人文主义盛宴。如今他们又对房龙的作品进行重新整合和精心挑选，补入慷慨激昂的政论《我们的奋斗》和情趣盎然的房龙手绘画集，推出一套能体现作家完整著述人生和人格特征的《典藏房龙》。这次对房龙著作的重新整合走的是容易读、喜欢读、值得读的“亲民”路线，把厚书变薄书，把丛书变精致，使之更加符合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无疑是中国众多“房龙迷”的一大幸事，也是近30年中国房龙著作出版的一座新里程碑。房龙会很高兴，因为这恰恰是要把房龙一贯的做书理念发扬光大。

作为《典藏房龙》丛书热心的推荐者，笔者自认为跟房龙缘分不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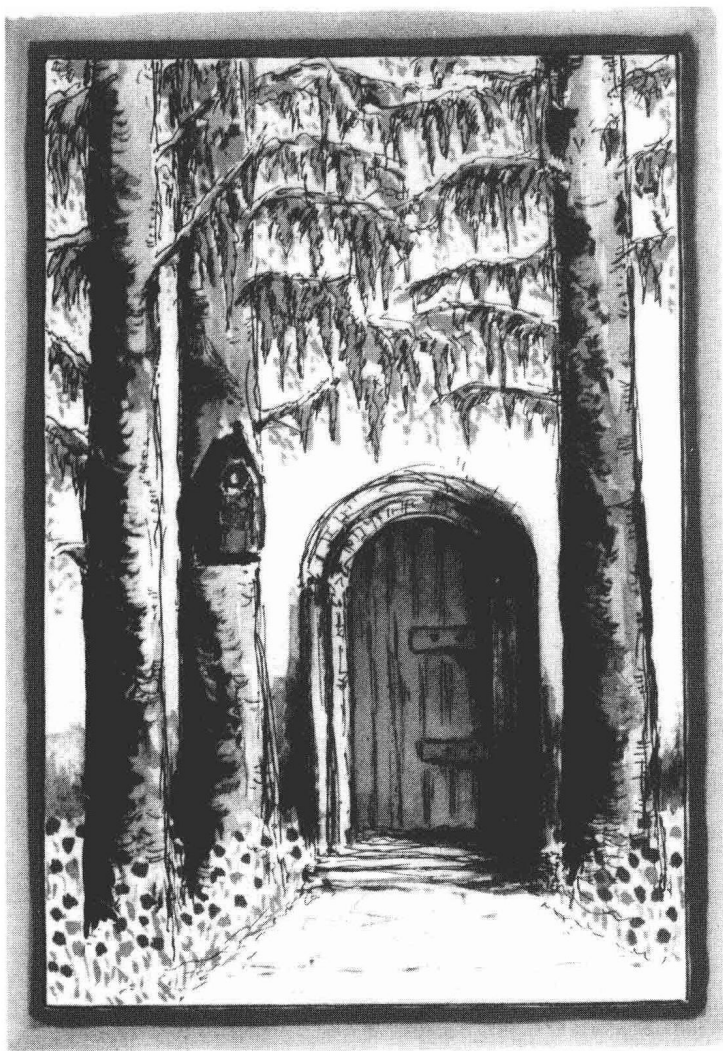
首先，是“房龙”这个名字引领我迈进了文学翻译的门槛。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房龙创作的传记小说《伦勃朗的人生苦旅》，接着又译了房龙未完成的自传和房龙之子写的《房龙传》，还编译了《房龙精选集》，从此在译书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梭罗、库切、卡波特、多丽丝·莱辛……这一连串文学界闪光的名字，成为我艰辛“译路”上的一个个驿站。

其次，是房龙启发了我做书的理念，是房龙示范了一种品味历史文化的方式。虽然我画不出房龙那样生动活泼的插图，但我编写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的品味西方文化的书。像房龙那样，这些书力求能循循善诱地为读者引路，而不是板起学者权威的长脸一味灌输。

再次，由房龙引出了我对这位也许是“不入三教九流”的通俗历史作家的一通学术追索。我认真地研究起专写非虚构畅销书的房龙。于是就有了《房龙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版界》、《品尝老房龙的人文主义盛宴》、《房龙四题》、《房龙：大象风格的历史作家》一系列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没想到从《房龙文集》到《典藏房龙》，十年构成了一个循环。随着《典藏房龙》进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的议事日程，我在协助策划这套丛书的同时，还受命翻译《我们的奋斗》和编写《房龙手绘画》。我感觉又回到“初识”房龙的那个时候，仿佛找回了当时“初生牛犊”的激情。尽管向希特勒宣战的房龙没有心思为《我们的奋斗》画一张插图，但我却不由自主地要做出一本充满图片、历史感、可掬可捧的《我们的奋斗》。把房龙的书做成意味隽永的经典……也许这是我发自内心地对房龙的感恩吧。

（朱子仪 1962 年出生于上海，资深文化品评作家和实力派翻译家，现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近期著作有《西方的节日》、《纽约老房子的故事》、《欧洲大教堂》，译作有《房龙传》、《梭罗日记》、《蒙田随笔》、《我们的奋斗》、《达利的骗局》、《幸存者回忆录》等。）



天国之门

我的行为不足以成为我一生的记录，命运
把它们置于过分卑微的境地，然而我却能用思
想来记录我的一生。

——蒙田^①

① 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散文家，著有《随笔集》三卷。

译者小序

房龙早就开始写自传了，但生前发表的仅有《我的教科书》这一章。1939年纽约举办世界博览会。著名的杜邦公司以“化学的神奇世界”为主题参展，并打算印制一本用该公司研发的新型材料做封面的小册子在博览会上散发。

几个正筹备印制该小册子的人士特意拜访了畅销书作家房龙在老格林尼治的家。当宾主悠闲地在那里喝茶时，来访者聊起了学校教科书的话题，提到杜邦公司想通过参加世界博览会，让公众熟悉公司的新产品——他们确信这些产品将使孩子们的学校生活变得更有趣味。这些来访者很快就发现他们实在是不虚此行。因为主人听了客人们的话，这么对他们说：

“你们的话就像是在引用我自己写的有关教科书的一章。从现在算起，二十年后的一天，我那啰啰唆唆的自传就该写完了，因为到现在我还在写最初十年的事情，后面还有五十年呢。”

杜邦公司的人请求房龙让他们看看那一章书稿。主人把他们带到书房，拿出了那份手稿。手稿的内容居然非常切合他们刚才聊的主题，所以来访者请求房龙允许他们将它付印。

房龙同意了，不过他也提出一个条件，让他本人给这篇文字画上几张插图，对此他是这么解释的：“我的书没有插图，那相貌就如同去圣詹姆斯宫觐见英国国王却忘了系领带。”

于是薄薄的一册《我的教科书》就问世了，带着十足的房龙风格——装点着生动插图的幽默文字，而且新型材料的布面使小册子看上去精美、雅致。书的内容能勾起人们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忆。在学生时代，大家都是从所学的书本上认识人生的。这里我们把《我的教科书》与房龙去世后整理出版的《致天堂守门人》合为《未完成的自传》出版，也算是为房龙的自述性文章做了点拾遗补缺的工作。

朱子仪

2010年1月6日于北语

前言

亲爱的华莱士^①：

你问我亨德里克·威廉是如何开始写《致天堂守门人》的，好吧，我告诉你事情的经过。

当时又该写新的篇幅较大的作品了。前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是《天堂对话》，随后他和格蕾丝·卡斯坦格奈塔合作搞了两本音乐书，还有两部小薄本的关于托马斯·杰斐逊^②和西蒙·玻利瓦尔^③的传记。《天堂对话》于1942年出版，而那时已经是1943年了。他已明确地对我们提起要写另一部“大书”。

亨德里克着迷于“平凡的人”这个标题已有十多年，但他一直未能找到写作的思路。只要你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标题下可能写出的内容就会发现，平凡的人只是做一些平凡的事情，没有多少戏剧性的感染力——很难设想这会是一部“杰作”。其实人们可以在《妇女家庭杂志》之类的刊物里读到这样的故事。感谢上帝，“肥皂剧”中一个女主人公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就超出了平凡的人的经历。

许多人一直建议亨德里克写自传，我也非常希望他这么做。他见识

① 华莱士：英文版《致天堂守门人》的编辑。参见本书第205页“编者前言”。

②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极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

③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拉丁美洲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有“解放者”的称号。

很广，即使是舒舒服服让导游领着去周游世界，他也总能发现许多常人的眼睛会漏掉的事物。但亨德里克对写一部自传很是踌躇。最后他说，既然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他就去干，“但里面不会有什么 bios”。他这里用了希腊语的词 bios，意思是“个人经历”。他挺喜欢运用在荷兰学校时所学的希腊语知识，在他上学的时候，“小可怜们”都得学希腊语。

于是在 1943 年夏季的某一天，他动手干起来。他开始画画。他总是这样，与写作相比他更喜欢画画。不幸的是，文字作品总比图画更能挣钱。

自传的写作只持续了不长的时间，后来他忽然想出了“致天堂守门人”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吸引了他。他说要是他事先写下这位老圣人^①想知道的一切，那他叩响天国之门要求进入时，事情就会变得容易许多。

才写了几页，我个人就确信“自述”将会成书，而且亨德里克自己也挺喜欢它。上门拜访的人都必得读一读稿子已经完成的部分。我的日志提供了具体的日期：1943 年 9 月 24 日，“M. H. 上午来访，读《致天堂守门人》。”

12 月的早些时候，有人请亨德里克写一本《荷兰军队手册》，与当时出版的所有其他有关军队的小本手册相配，这使他暂时把“报告”扔到了一边。顺便说一句，他并未完成那本手册，他又决定写一部新的世界历史来代替《致天堂守门人》。

1944 年 1 月 8 日，我的日志上有如下记载：“亨德里克决定丢下那部新历史，改写‘平凡的人’。”写完一个简短的前言之后，他放弃了，开始写《古斯塔夫·瓦萨^②的生活与时代》——这本书与《托马斯·杰斐逊》和《西蒙·玻利瓦尔》一起收入“少年传记系列丛书”，于 1945 年夏天由米德·多德出版。

① 老圣人：指天堂守门人圣彼得。

② 古斯塔夫·瓦萨（约 1496？—1560）：即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他把瑞典建成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

1944年2月是个糟糕的月份。他的心脏病一次又一次地发作；战事^①进展不顺，他对此非常忧虑；写书的念头又一个接一个掠过他疲惫的心头。3月10日晚上，他决意要写一部18世纪的历史，上床的时候脑海里充满了这个新计划。然而，第二天早晨他竟去世了。

华莱士，现在我已经告诉你我所知道的开始写《致天堂守门人》的经过了。他会在种种打岔的事的间隙回过头来写这本书。但他太累了，病得太厉害了，使他无法在这上面多花些时间。但愿我已说了你想知道的内容。

吉米^②

1946年1月8日

① 战事：指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② 吉米：房龙的第二个妻子伊莱扎·海伦·克里斯韦尔的爱称。

原著编者前言^①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最后的著作《致天堂守门人》未能完成。他去世后没过几星期，这份手稿就送到了出版商的手中。手稿不到 200 页，写在橘黄色的厚纸上面，他的许多名作都是写在这种纸上的。作为已与亨德里克·威廉共事好些年的编辑，我被选定对这摞手稿进行初审。以往他的个人能量总那么庞大，总那么全身心不遗余力地投入写作，相比之下，这份手稿的分量真是少得可怜。尽管有为自己一生辩护的意思（不然的话，《致天堂守门人》写的又会是什么呢？），可是亨德里克·威廉几乎未提他在小学的岁月。他的童年如同令人着迷的西洋镜，但在这部自传中读者只能偶尔一窥，因为作者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他的人文主义研究。最终给读者带来的又是一系列的历史幻想曲——亨德里克·威廉正是以此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给世界上千百万读者带来快乐。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亨德里克·威廉倾其余力参与战争以及相关的行动^②，他所做的努力足以耗尽一个完全健康人的精力。至于在别的时间他可能尝试过哪些著书的计划，我一无所知。因此，我认为只有房龙夫人能告诉读者，《致天堂守门人》（这个标题似乎预见了他将不久

① 本文为 1947 年英文版《致天堂守门人》出版时，该书编辑所写。

② 房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评论员，通过短波对被占领的荷兰广播，自称“汉克叔叔”。他还为一部反战纪录影片《为和平而战》撰写解说词。